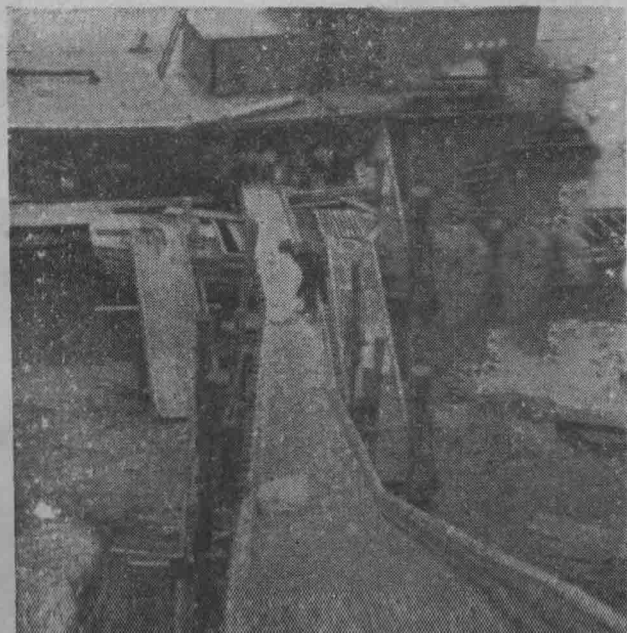


沿江大道的一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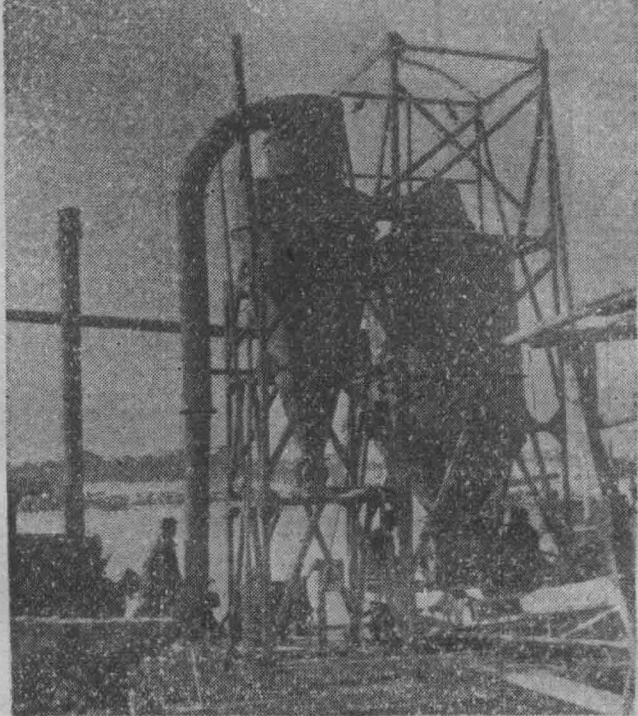


水陆洲上的船民文化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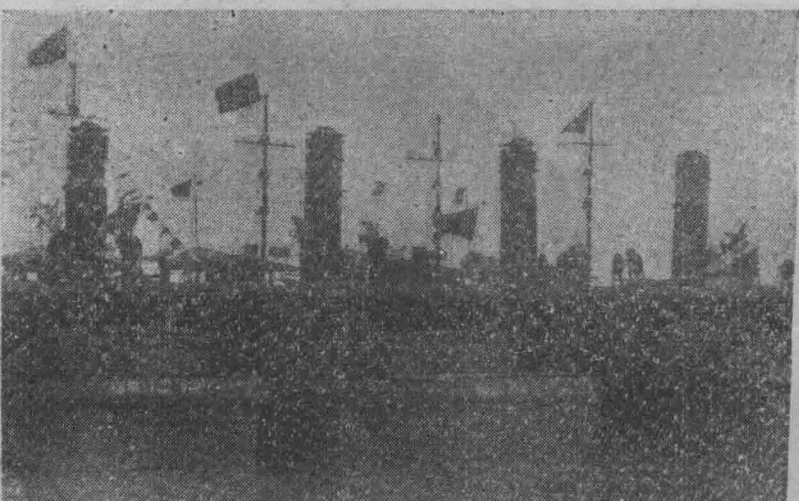


这是工人们创造的土滑板

空气吸谷机



停泊“烂码头”的新拖輪群



目 录

巨变.....	(1)
苦渡黑夜.....	(3)
斗争的开始.....	(6)
祸首潜逃.....	(8)
新的航程.....	(10)
湘江风暴.....	(13)
金色箭头.....	(18)
飞架天桥.....	(22)
智取吊车.....	(26)
一颗红心.....	(30)
旅途.....	(34)
展翅高飞.....	(36)

巨 变

解放十年来，长沙港天天在变化着。它变得格外惹人喜爱：宽阔平坦的沿江马路，由南到北，紧紧与市内的柏油马路连接一起；江边一排整整齐齐的花坛，栽满了梧桐、洋槐和小腊树，四季常青，把半个长沙紧紧环抱着。

装运各种物资的汽车，日夜不断地在柏油马路上奔驰；江面轮船喷着浓烟，汽笛呜呜，成千的帆船、汽艇、机帆船、水泥船、塑料船……上上下下，忙个不停，使那清彻的江水翻起无数的浪花。江中心的水陆洲上，青青一片，更显得十分秀丽。建在洲上北头的职工宿舍，船民文化宫，全部隐藏在绿树丛中。正在修建的水上公园，第一期工程已经开始了。

码头上，一年以前，成千的装卸工人还是靠肩挑背驮，整天在装呀、卸呀，忙个不停，但由于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后，要装卸的物资成倍增加，总还是搞手脚不赢。也只是一年多的光景，装卸工人们党的领导下，自力更生，大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

命，很快地實現了裝卸機械化、半機械化。現在，從南到北的大小碼頭上，都裝上了電動的，內燃機的，也有不要動力的機械，把二十多里長的港區布得滿滿的，白天晚上，晚上白天，嘩嘩隆隆，轉個不停。

晚上，勞動了一整天的工人們、公社社員們，都喜欢往花坛邊一坐，說書啦、彈琴啦、說說笑笑，長沙港無形中變成了一個天然的公園。

這時，人們常常可以看到一位頭髮花白老人，手扶拐杖，左看右看，看的那樣過細，象永遠沒有過完似的。他就是全國聞名的老勞動模範范德發。

范德發同志今年七十二歲了。前三年，黨支部書記和工會主席，十幾次勸他退休，可他總是說在船上摸了几十年，以船為家成了習慣，怎麼也不肯，直到一九五七年冬天，他病了一場，領導上命令他退休，他才勉強答應下來了。但是他時時刻刻離不開長沙港，時刻在想念着自己工作過的輪船，時刻想念那寬廣自由的水上生活，只要病好一點，過不上三天，就拄起拐杖到江邊上看那日新月異的港口，看那一台一台新增加的機械，看那江面熱熱鬧鬧來來往往的船隻。

其实，范劳模在长沙港渡过了四十三年漫长的黑暗日子，对长沙港的一根草、一个石头数也数清了，摸也摸熟了，可是，他现在总觉得一切都在变化，一切都很新奇，一切都很陌生，而他每次回到屋里，就要跟老伴讲上老半天：码头上又增加了一台新机器啦！河边又砌了一栋新楼房啦！马路上空架了一座天桥啦。范大娘50多岁了，平时不大到外头去，听到这些，越听越新奇，老俩口乐的合不上嘴。

范德发每次看到这些新事情，高兴之余，也免不了要勾起一串往事：老范呀！老范！可惜你早生了二十年；……老英雄不自主地回到了他那痛苦的童年、辛酸的壮年，和长沙港那凄惨荒凉的时代。

苦渡黑夜

那是一九〇七年，当时湖南省所有报纸就开辟轮船运输这件事，接连宣扬了好几天，把轮船说得奇离古怪，神秘莫测，很快震动了全省。范德发随着洪荣轮，从长江初次踏上了平静的湘江，来到了富饶的湖南。他怀着一线希望，希望在新的航程

中，能弄到一口飯吃。他們一起六條船還在長沙以下五六里的地方，長沙港稀稀爛爛的碼頭上、茅棚子旁邊、垃圾堆上，就擠滿了人。有遠處的，也有近處的，有短衣赤腳的，也有穿長袍馬褂的，鑼鼓喧天，鳴炮放銃，齊來看熱鬧。那時，河邊上有平腳背深的爛泥巴，散發着臭氣。晚上走路要帶手电，一不小心，摔了跤，還不曉得怎么摔的。

資本家虛張聲勢的一套宣揚，當時確實也起了些作用。頭年把工夫，六條輪船，運客運貨，搞手脚不贏。有些冒出過長沙市的人，無故也來坐一坐“洋船”，過一過“洋癮”。許多小民船被擠垮失業了。福榮輪船公司的資本家龍章，買田置地，砌洋房，大發了一筆橫財。

范德發和許多海員兄弟們，那時憑着自己年輕，有一手技術，滿以為能夠吃上一口飽飯。但是，事實告訴他們，天下烏鴉一樣黑，資本家都沒好心腸，一年到頭，還是食不飽腹，衣不遮身。他們更沒有想到的是：更糟糕的時候還在後頭哩！

一九〇九年，戴生昌輪船分公司在湖南成立了。

戴生昌是個中國人，但他偏偏要登記日本國

籍。他觉得，做个日本人最光荣不过了，尽管工人罵他是卖国贼，他却毫不在乎。打这以后，插上膏药旗、米条旗的輪船，警察、水兵……把整个长沙港鬧的天昏地暗。

戴生昌为了霸占整个湖南航运，排挤其他私营企业，一开头，凡屬坐他的輪船的人，不但不要錢，还送給一条小手巾，一它小肥皂，这一套軟拉，使很多乘船的旅客上了当。就在这时，范德发工作的客輪和其他几条船，挤得沒有生意了。就在这时，这些帝国主义者船上的警察、水兵、走狗蛮凶了，打人、捆人，什么坏事也做得出；也就在这时，許多海員失去了仅能維持生活的职业。

范德发同船工作的舵工尹光前、尹潤前兄弟俩，年輕力壯，和其他許多海員兄弟一样被解雇了。他們到处問呀，找呀！怎么也找不到一条生路，最后只好住在烂碼頭的一只破船上，貧病交加，奄奄一息。那时，范德发怀着沉痛的心情，送茶、送水，大伙有时省点吃的送去，安慰一番。但是到第二年，尹光前兄弟俩还是在飢寒交迫中活活地被折磨死了。范德发和其他海員工人，亲眼看着尹光前和其他許多阶级兄弟，在烂碼頭旁病死、餓死、

冻死，他們亲手埋葬了这些阶级兄弟。从此，工人们不再叫做“烂码头”，把它叫做“落气亭”。

斗争的开始

一九二七年，第一次大革命的风暴，席卷了长沙每个角落，海员工人们也组织起来了。那时正是夏天，所有的轮船停泊在破烂的码头下面，深受压迫的海员工人，第一次听到共产党这个名字，也是第一次在党的领导下，开始了罢工。

游行的队伍，威武地穿过大街小巷，要求增加工资的口号，把那平静的江水，震动得滚滚翻腾。开初，资本家只听到和看到泥木工人、建筑工人闹罢工，学生闹罢课，但从没有想到海员工人也会这么干起来。资本家郭应太胡子暗暗地想，“穷小子，看你们闹出个什么名堂”。他和戴生昌几个头子商量了一番，想出了一个恶毒的办法——拖。他们想，罢工日子久了，工人没有饭吃，自然会复工。一天过去了，两天过去了……船上还是没有一点动静，资本家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些一天不开船就冒得吃饭钱的穷汉，会这样硬扎。郭应太胡子急起来了，连忙派了三班人，连骂带逼又拉拢，要海员工

人回船复航，以后再作商議。但是，他們得到的答复是“不增加工資，决不开航”。

那时，有个狗腿子叫陈四紅，他自告奋勇地說：“老太爷，事情包在我身上”。他自認為过去有一套办法能欺压工人，这一出馬，定能馬到成功。本来，陈四紅是可以信得过去的，他对郭应太胡子的忠心，并不次于戴生昌对日本天皇的忠心，特别是他那張善于花言巧語的歪嘴，更使他增加了信心。他找了一些为头的海員，首先用威胁的口气，教訓了一番，接着又是軟拉，但是都不中用。这时，他有些后悔不該在郭应太胡子面前打包票。陈四紅正在一边想，一边往回走，可怎么也出去不了，前后左右尽是工人，一張張愤怒臉孔，一个个粗壮的拳头，圍攏来了。顿时，陈四紅就象一个洩了气的皮球，渾身冒着冷汗，被抓到了海員工会。

郭应太胡子听到陈四紅被“穷小子”扭走的消息，連忙与戴生昌商量了一番，接着，挂了个急电到伪省长何健的办公厅，要求派兵镇压；那时，湖南的反动头子何健，对其他工人罢工已經够应付了，回电倒把郭应太胡子教訓了一頓，說他“对工人管教不严”。为了不把事情扩大，郭应太胡子最

后只好答应工人增加工資的条件。

胜利了，资本家被迫每月增加海員工人四块大洋，并补发了六个月的工資。工人們第一次体会到，自己会有这么大的力量。

在革命风暴的洗礼下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海員工人为了生活，为了获得解放，罢工、游行，游行罢工，进行了不懈的斗争。他們知道了中国有个共产党，是为穷人办事的，从此，脑子里就象有了另一个太阳，心里亮堂了。他們对未来，不再象过去那么失望和悲观，他們有一个共同的信念：黑暗一定过去，黎明总会到来。

禍首潜逃

一九四九年六月，天气相当炎热了。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，繼續向南挺进，被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的国民党部队，背起枪逃也逃不赢，更莫說打仗了。

这几天，国民党海員特別党部突然变了样，那块挂了二十多年的臭牌子，也不知怎的取掉了。伪党部謝振家、楊鵬这班家伙，平时見了海員就吹胡子横眼睛的，如今却主动打起招呼来了，有时还递

上一根强盜牌的香烟，称兄道弟，向老海員征求一番意見。

楊煥帙神情特別不好，更是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。自從他做國民黨海員特別黨部書記以來，這還是第一次。他苦惱地坐在沙發里，想來想去，總想不清楚，二十多年來，殺共產黨為什麼越殺越多，而且勢力竟大到這樣的地步。他恨楊虎太不義氣，情況變了，連信也不捎一個，但是他又想，即使是失敗了，但不要多久，國民黨一定能卷土重來的，只要美國一出兵，管叫共產黨吃不消。于是他松了口氣，暗暗得意地笑了。然而，目前周圍的一切，又不能不使他作下一步的打算了。

這幾天，楊煥帙對所有黨部的人都談了一次話，具體交待了任務。船上有個搞大事的人，三十來歲，楊煥帙同他談了好幾次，這個人就是易裕昌。易裕昌雖然名是搞海員工作的，其實真正職業是特務。他對這批人作好布置以後，便揚言要到上海找楊虎，請示下一步工作。

六月下旬的天氣，悶的特別厲害，而楊煥帙的房子里，更感到悶人。晚上，他收拾了一些要緊的東西，燒了一些文件，看了看手錶，已經是十一點

了，才急忙將白朗寧的子彈頂進槍堂，慌慌張張地坐上包車到了火車站。他沒有往上海的方向去，而是坐上往北的特別快車。原來，這個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統治魔王潛逃了。但是他沒有想到，他並沒有逃出人民布下的天羅地網。

在楊培恆離開海員特別黨部的第二天，長沙市城西鎮的鎮長，碧灣碼頭的大把頭譚金山，覺得近來的氣氛非常不對。人們敢於公開談論共產黨了，而工人們對他的議論也越來越多，甚至從側面聽到有的工人要把自己抓起來。長沙市的一些重要頭目，近來也不露面了。狡猾的譚金山，也走了楊培恆的道路，偷偷逃跑了。他回到了自己農村的老家，打算等風聲好轉時，仍舊回來，所以除帶走所有金器和光洋以外，其他什麼東西也沒有帶。

新的航程

解放軍節節勝利的消息，鼓舞了全國人民，也大大鼓舞了長沙港的工人們。范德發同志工作的輪船，正停泊在待解放的湘潭楊梅洲。他盼望早點見到長期想見到的共產黨，和全船海員們燒起了火礮，毅然冒着國民黨反动派的槍林彈雨，將船開

到了长沙港，等待着解放军的来临。

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，漫长的黑夜过去了，受尽灾难的湖南人民从此得到了解放。

这是永远也忘不了的一天，毛主席和共产党给长沙港带来了光明，给海员工人带来了光明，海员们热泪满眶。不久，他们迎接了党的军事代表，当军事代表走到工人们的面前和大家握手时，问这，问那，海员们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好人，什么也说不出来，他们凝视着，这些穿灰色粗布衣衫的人，一个个情不自禁地举起了粗壮的手臂，从胸膛中冲出了“共产党万岁，毛主席万岁”的呼声。这一嘹亮的呼声，和长沙市三十万人民的声音汇集在一起，响彻云霄，经久不息。

打这以后，海员们开始了新的航行，长沙港第一次呈现出繁荣的景象。

在这以前，长沙港受国民党的长期摧残。蒋介石逃跑的时候又派飞机把码头炸个稀烂，几艘轮船，烂的也不象个样子，江通、新平等轮船，虽然有个船名字，其实就只剩下一个船壳了。

范德发工作的那条国安轮船，解放前夕走长沙到湘潭那条航线，船舱里面安装一个孔明车，一

边走船，一边打水。有一次，运一船旅客开到炭塘子，水从船底涌进来，孔明車打水也打不赢，眼看只要半个鐘头，船就会沉沒，在这节骨眼上，为了全船旅客生命的安全，大副只好連船帶人，往右边沙洲上开，要不，全船沉沒。

碼頭上更糟糕，想挑担河水也找不出一条路来。

工人们有了党的领导，全身有了使不完的勁，范德发第一个到长沙，发动大家，拆掉船上的孔明車，自己动手洗了鍋爐，通晚不睡，把船修好了；很快，各个船上，都冒出了袅袅的濃烟。

碼頭工人，运走了河边的垃圾，在廢圩上第一次自己动手修建了一个石阶碼頭（現在的第五碼頭）。

海員工人，碼頭工人，从四面八方踴来了，准备迎接第一个新的航程。

船，搶修好了。

碼頭，搶修好了。

碼頭工人，第一次笑逐顏开地将貨物装上了船，每个人挑上一百四五十斤担子，觉得比以前五十斤还輕松。

海員們，第一次運輸了自己的貨物，船走得比任何時候也快。

沒有多久，黨派來了幹部，和工人一起生活，一起勞動，他們成了最親密的朋友。黨很快地幫助工人們成立了自己的工會，從此，資本家再也不敢任意解僱工人了。他們說：“如今一月拿一月的工資，一心一意搞建設，再也不要愁票子變水了。”

海員們真正的新的生活開始了，他們感到無比的幸福。

不過工人們還有一樁心事，那就是楊煥帆這班傢伙逃跑了，把頭欠下的血債還未償還，苦水還未吐出來，資本家還沒有歸還工人們的血汗。

但是，工人們懂得了一條真理，有了共產黨，就有了幸福，窮人的心事，共產黨最清楚不過了。

湘江風暴

江邊的柳枝，冒出了綠芽，初升的太陽照耀着江面。工人們以更愉快的心情，迎接了長沙港解放後的第二個春天。

這時，船上、碼頭上都忙着開會、學習。座談會、訴苦會一個接着一個，鬧的轟轟烈烈。黨，就象

亲生父母一样，看透了工人们的心事，成立了民主改革工作委员会，派来了大批干部，在湘江卷起了一场翻天覆地的风暴。

伪海员特别党部书记杨培帜，解放前夕，坐上北去的特别快车，但他到武汉就改坐了轮船，直接到了宜昌，安然地待在老家里。他从报上看到湖南和平解放的消息，看到长沙市开展镇压反革命和民主改革的消息，暗暗地庆幸，自己跑的及时，要不，准难摆脱工人们纠缠。一天，他正得意洋洋地穿上一套便衣，往宜昌街上走去，忽然一只有力的手落在他的肩上，回头一看，前面站着他最熟悉的海员，他被捕了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码头工人陈锡畴等几个人，找遍了許多地方，在白箬铺的乡里，抓到了把头谭金山。谢振家、杨鹏等一些反动家伙，在工人们布置的天罗地网中，也先后落网了。

这年的中秋晚上，月光格外明亮，衡阳轮的海员们，都上坡去开会去了，船上除了易裕昌没有去以外，还留下一个监视易裕昌的学徒楚达聪。易裕昌在船舱内翻着一本论新民主主义的書，但他的眼睛并没有往書上看，他满意地回顾解放以来